

烟台故事

我和乔八爷
一起翻过地

孙景璞

乔八爷实名乔明志(1906-1978),曾用名乔德山。他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传奇英雄,老百姓尊称他“乔八”。

乔明志是潍县(今潍坊市)朱里村人,抗日战争时期在掖县(今莱州市)王贾村娶妻落户定居。他出身贫寒家庭,自幼性格倔强,不畏强暴。1929年,他们兄弟三人打抱不平,杀死本村地主后举家逃匿。后在昌邑拉起“杆子”,排行第八,“乔八”由此得名。后“杆子”解散,他在平度县城开了家理发店,以理发为业。一天,平度地下党领导人罗竹风到他店里理发,发现他有正义感,还有枪,便和党员乔天华做他的工作,发展他为抗日游击队员。

一天,乔明志奉命去收编山区一帮持枪的“杆子帮”,他单枪匹马与“杆子帮”头子张某对黑话,枪法技压群匪,张某即表示同意收编,后成为一支有力的抗日武装。

1938年3月,乔明志随平度抗日武装参加过掖县玉皇顶起义。胶东游击队第三支队(简称“三支队”)建立后,他任侦察大队长。9月,他协助乔天华回平度建立“平度人民抗日救国会”。不久,听说平度城的汉奸参谋长到店子据点办事,半夜,他带领8名战士摸进去,把8名汉奸全部活捉。伪军千余人出城报复,乔明志又带领70余名战士出击,击毙敌营长以下军官14人,打得敌人望风逃窜。

抗日救国会影响越来越大,人员发展到500多人,引起了投降派张金铭的忌恨,便到处造谣,挑拨离间。一天,乔明志持枪进了张金铭的会场,镇住了会场上大小头目。张金铭答应允许抗救会在平度自由活动。“乔八爷单刀赴会”的佳话传遍平度。

1939年清明节前后,乔明志任五支队特务营营长,接受保卫根据地被服厂的任务。他以过人的胆略给敌人多次打击,打得日伪军闻风丧胆,不敢动被服厂一针一线。

1941年,乔明志任胶东军区特务三营营长,负责向山东分局押送黄金,每次都

要经过胶济铁路。乔明志带领部队来到铁路边上,高喊“乔八借路”,敌人都不敢阻拦,乖乖地让路。

1942年,在一次战斗中,他的鼻梁骨被子弹击穿,满脸是血,仍高喊着和日军拼刺刀,击败了敌人。

1946年国民党第一次进攻山东,西海军区转移,乔明志奉命保卫军区驻地潍县朱里集地区的军民。他带领部队向敌喊话。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听到乔八爷的大名,不敢出碉堡一步。

乔明志转战胶东,出生入死,先后负伤13次,屡立战功。1940年赴延安,获奖一次。1943年获胶东军区嘉奖手枪一支、战马一匹。后任副团长。作家冯德英以他为原型,在长篇小说《苦菜花》中塑造了“柳八爷”的形象。曲波以他为原型,创作了小说《桥隆飙》,并被搬上曲坛、舞台、银幕。

1952年,乔明志转业到掖县养伤,为二等甲级残疾军人。1953年在私营平里店汽车站饭店任经理。1956年任平里店供销社饭店经理。1979年6月15日因病在王贾村逝世,终年73岁。

1958年秋收期间,时任平里店西北障完小校长的我有幸和乔经理在杨家坡子村南与社员一起翻地。作为战斗英雄,52岁的乔经理一点架子也没有,整天和社员嘻嘻哈哈地聊天。晚上,我俩住在高粱秸搭成的“人”字形铺子里睡觉。睡前拉呱,无所不谈。我曾问他:“你枪法准,真能打断电线吗?”他说,年轻时十有八九能做到,现在眼花了,办不到了。我又问他:“你枪法百发百中,有没有失手的时候?”他说有过。有一年他奉命去执行任务,逮捕或枪杀我军的一个败类,那人也会武功。通过调查,摸清这个败类每晚到某村某妇女家过夜。“我就蹲在院墙外,等他出来,把他击毙。天蒙蒙亮,那家伙跳上了墙头,我一举枪,那家伙不见了。这说明他的轻功很好。后来,我终于找机会把他击毙了。”

高粱秸铺子外面秋风瑟瑟,细雨蒙蒙,有些凉意,我俩在里面却谈得兴致勃勃,热情洋溢……

舆地广记

铜碑铁树,七十二搂白果树

王锦远

“铜碑铁树,七十二搂白果树”。乍一听,很多人估计都会在心中生出一个大大的问号。七十二搂白果树,怎么可能?且听我慢慢为您道来。

铜碑、铁树和白果树,说的是昆嵛山神清观中的“吉祥三宝”。神清观乃仙山之祖昆嵛山中的一处名胜,位于昆嵛山西北隅、全真教圣地烟霞洞之东约500米处。据《昆嵛山志》记载:原为东牟彭城先生刘吉于金贞元年间(1153~1155)所建。金大定八年(1168)二月,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携弟子马丹阳、谭处端、丘处机、王玉阳入昆嵛山开烟霞洞时,曾在此修道。

金明昌初年(1190),全真教掌教长生真人刘处玄过此而命名“全道庵”。金泰和六年(1206),丘处机将其更名为“神清观”。此时乃昆嵛山全真道观鼎盛时期。金贞祐年间(1213~1217)山东杨安儿起兵反金,牟平人郝仪率众响应,因全真教颇受金廷推崇,故起义反金的郝仪等便把全真教视作金廷的附庸。郝仪等率众攻上昆嵛山,将包括神清观在内的山中道观尽数焚毁。

十几年后,也即金开兴元年(1232),牟平籍的一些达官显贵及地方政要又捐资复建。蒙古乃马真后元年,也即南宋理宗绍定五年(1242),冲虚大师李弱志等上书朝廷,申请升观为宫;蒙古宪宗八年(1258),立《重修神清宫碑》,即“铜碑”。元末明初,神清观又遭破坏,明洪武六年(1373)神清观重修后,又称“神清宫”。至清末,前后共重修6次。这种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劲头,令人不得不感叹全真教的生命力之强或信仰的力量之大。1944年后,因种种主客观的原因神清观渐废。2006年9月,昆嵛山林场复建神清观,2008年4月26日落成。现正殿有五祖殿、三清宝殿、七真殿,东厢为财神殿,西厢为慈航殿,前有山门、阙楼。原“吉祥三宝”——铜碑、古树(铁树)杜松和银杏均在。

铜碑,乃蒙古宪宗八年(1258)超然大师赵志强、葆光大师姜志程,为纪念益都松省公、牟平县丞刘国基、牟平县管民长官贺元吉、宁海州刺史兼知军事姜思聪等人出资重修神清宫而刻立的石碑,现仍在神清观院内。该碑石通体青绿,质地细密,因扣之铮铮然如铜器之声,故俗称“铜碑”。现碑阴多泐,难以卒读。

铁树,乃杜松树之谓,据权威部门测算,此树树龄250余年,胸径29厘米,树高5.6米,树冠5.6×4.5米。是中国北方为数不多的几株古杜松。因其质地坚硬,树干呈深褐色,且耐腐力强而被俗称为铁树。

所谓白果树,即银杏树。因果实呈白色,故在牟平民间有白果树之称。在神清观中一度生长着3株银杏树,如今只剩2株,树龄皆在200年以上,最大的一株特殊年代被伐。据称,该树分解后用24马力拖拉机整整运了12趟。而七十二搂白果树指的就是此树。据民国版《牟平县志》记载,明洪武六年(1373)重修神清观时,彼时宁海州兵部郎中刘崧曾撰文描述重修后的景色:“观中亭舍幽敞,林泉环绕,银杏枯槐,树大数抱,皆金元间物也”。据此推算,此株银杏树树龄应在700~800年之间。据神清观下东殿后村老者所言,未伐前,此树高达40余米,胸径达七八搂之多,而之所以被人称之为七十二搂白果树,则缘于一个曲里拐弯的故事。

也不知道是哪一年,牟平城里有个特别爱凑热闹的王盲人。有一回,他偶然听人说起铜碑、铁树、白果树的事儿,一下子勾起了好奇心。在一个槐花飘香的清晨,王盲人精心准备一番,拿着一根长一米半左右的竹竿(竹竿),就一个人磕磕绊绊地上路了。那时候,从牟平城到神清观大约60公里,路程虽说不算特别远,可在那个“通讯基本靠吼,治安基本靠狗,交通基本靠走”的年代,这60公里的山路,对一个盲人来说,简直就跟登天的

蜀道一样难走。王盲人一路“唧唧”地走着,摔了无数个跟头,经过4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临近中午的时候赶到了神清观。他气都还没喘匀,就一边打听,一边摸索着,先朝着立在观前的那尊铜碑走去。还没走到碑下呢,他就迫不及待地竖起耳朵,抡起手中的竹竿,轻轻地朝着碑体敲去,“咚咚”,声音清脆入耳,真的像敲铜器一样。王盲人又往前一步,伸出左手,在碑上上下下摸了个遍,这才满意地笑了笑,然后又“唧唧”地走向铁树(杜松)。他又是一顿乱敲乱摸,稍稍喘了口气后,就跌跌撞撞地朝着那棵他心心念念的大白果树奔去。

王盲人先像朝圣一样,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把手中的竹竿轻轻立在树干一侧,这才展开双臂,像推磨似的,一搂一搂地搂起树来。“一搂、两搂、三搂、四搂……”王盲人越搂越兴奋,越搂越带劲,足足搂了十分钟。突然,王盲人整个人都惊呆了,这树竟然有72搂那么粗!“神树,真是神树啊!”王盲人忍不住感叹道。

可这胸径只有七八搂的银杏树,为啥会被王盲人搂出72搂呢?原来,这背后是一个熊孩子的恶作剧。就在王盲人搂树抱树转个不停的时候,旁边一个七八岁的熊孩子,看到王盲人表情古怪、行为滑稽,一下子童心大发。他走上前,偷偷抓起立在树干上的竹竿,扛在肩上,然后一脸坏笑,跷着脚尖,像鬼子进村似的,蹑手蹑脚地跟在王盲人身后,绕起圈来。过了一会,熊孩子玩腻了,就把肩上的竹竿取下来,随手往树干上一立,大摇大摆地走了。结果就这么一抓一立,一个“七十二搂白果树”的奇迹就这么意外诞生了。

从那以后,“铜碑铁树,七十二搂白果树”就从王盲人嘴里传了出去,而且越传越广,越传越神,以至成为牟平大地上家喻户晓的一首著名民谣。